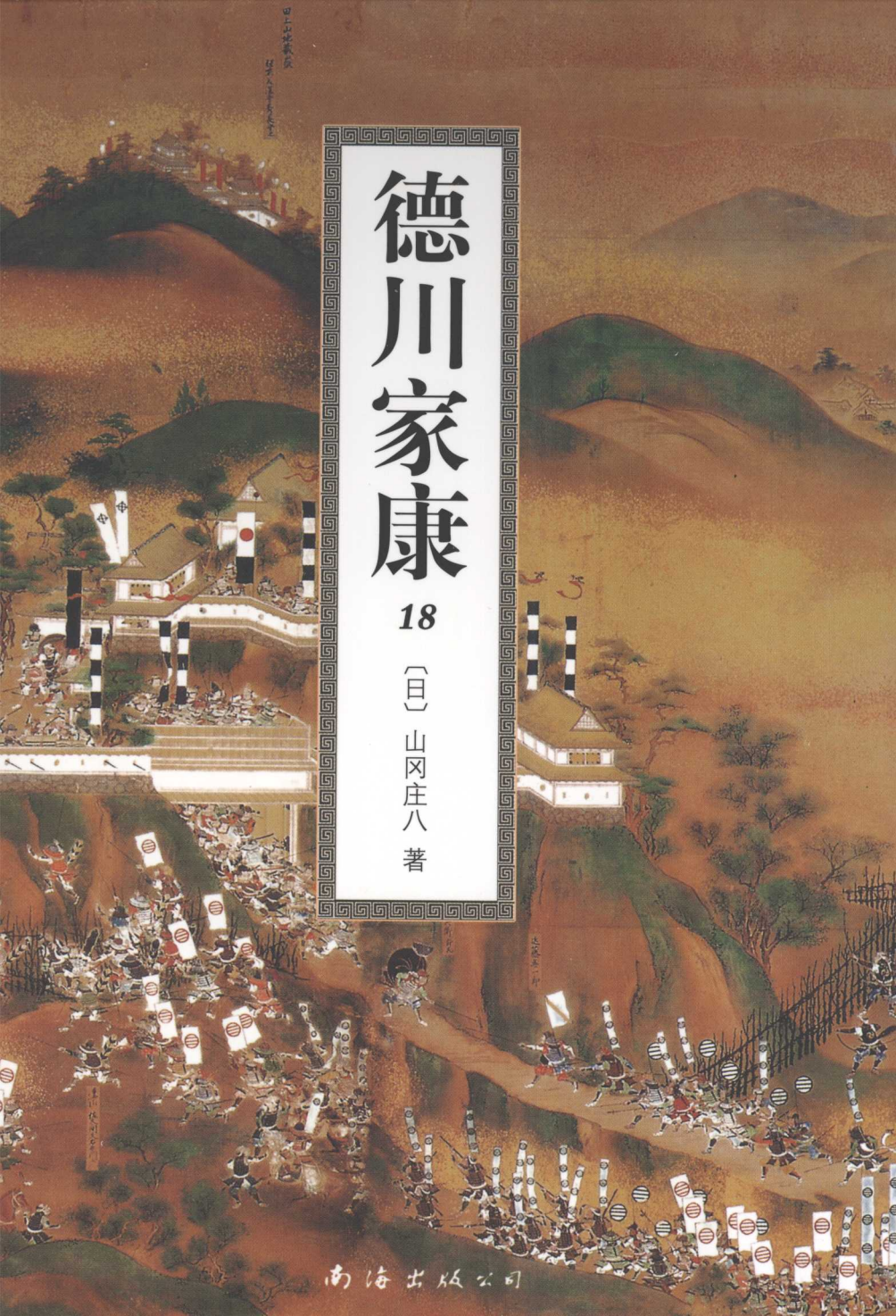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徳川家康
山岡庄八

徳川家康

18

〔目〕 山岡庄八 著

徳川家康

—— 徳川幕府の礎 ——

徳川家康

18

〔目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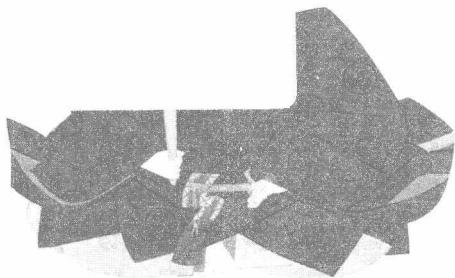
山岡庄八 著

王维幸 译

策划 柏杨

南海出版公司

二〇〇九·海



目 录

一	愚钝使者	1
二	战端开启	17
三	无形令旗	34
四	踟躅松尾山	51
五	石田督战	63
六	东军进发	77
七	关原血战	88
八	骑墙而战	99
九	小早川倒戈	110
一〇	岛津溃败	125

目 录

一一	恕人本心	137
一二	败走末路	154
一三	仁帅仁兵	177
一四	全新版图	193
一五	六条授首	212
一六	太阁黄金	228
一七	代掌天下	244
一八	慧直兄弟	255

一 愚钝使者

庆长五年八月初四，德川家康从小山出发前往江户，然后在江户城休整。

临出发前，家康将鸟居新太郎忠政留在了结城秀康身边。众人都以为，家康把蒲生秀行和小笠原秀政留下还不放心，才把新太郎留下，可到达江户第三日，众人才明白过来。

这日傍晚，家康一边亲自在厨下煮鹤，一边与本多正信、板坂卜斋、全阿弥等近臣闲谈。正在这时，恶讯传来：伏见城于八月初一陷落，鸟居元忠壮烈殉城。消息是茶屋四郎次郎和本阿弥光悦通过书函传来，叙得甚是详细。家康读了书函，颌首道：“我必保住新太郎性命，你们放心。”

“发生了何事？”本多正信并不知书函内容，问道。

“八月初一，伏见城陷落。”家康满眼噙泪，撂下这么一句，匆匆离去。众人顿时明白，定是鸟居元忠身有不测，家康方才说，必保住新太郎性命。

“这么说，大人已预料到会津不会发生大战，才……”卜斋道。

“或许是吧。大人确有此意。”正信也一脸黯然，“大人真是宅心仁厚。此行胜过任何佛事。”正信深知，元忠与家康自

幼亲密无间，二人与其说为主从，毋宁说乃亲兄弟。

“大人终要西进了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！伏见陷落，防线被撕开这么大一条口子，大人岂能坐视不理？”

不仅卜斋和全阿弥这么想，本多正信也这样认为。大家都认为，家康沉静的心底，已燃起熊熊怒火。

此时，从小山先行出发的丰臣旧臣已穿越骏河，正从远江向东三河进发。

伏见陷落，形势危急，刻不容缓，很明显，石田三成必然会乘胜而进，从近江进入美浓。德川家的大队人马也已弓满弦张，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正在西进——两军大战一触即发！近臣们都这么想。

出人意料，家康未几便擦干眼泪回到了厨下，片言不提西进之事。不仅如此，后来得知丰臣旧将已抵清洲福岛正则的城池、岐阜的织田信雄已投靠敌人时，家康亦丝毫不动声色。

清洲数次派人催促家康西上，但家康岿然不动。身边人皆纷纷猜测家康心事，虽都坚信主公定有锦囊妙计，但眼看敌人步步逼近，不禁焦虑不已。

“看来，比起石田，大人更重视上杉。”

“到小山时，大人竟连令旗都忘了带，只得在经过一处竹林时，令人砍了一株细竹重做一面。”

“这与眼前之事有何干系？”

“还没说完呢。在小山期间，大人一直带着那面用细竹做

的令旗。可返回江户，再次经过那片竹林时，大人想起了此事，便把那面令旗扔弃了。大人道，与石田之辈交战，根本用不着令旗。”

“看来，大人还是重视上杉。”

“鄙人不这么认为。上杉已被秀康公子死死盯住，怎敢轻举妄动？公子勇武不亚内府当年，听说他不卑不亢给上杉景胜写了一封信函，说上杉氏自谦信公以来，尽管威名远扬，可德川小辈亦绝非凡夫俗子，随时恭候大驾云云。上杉回书称，景胜绝非卑怯小人，不会趁内府大人忙乱时趁火打劫……这些情况表明，大人根本不担心上杉氏，他是在冷静观察从北国至九州的动静，好把心存不轨之人一网打尽。”

“不不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人非等闲人物，其谋略非凡俗之人能够参透。若是寻常人，一听伏见陷落，必会勃然大怒，盛怒之下立刻西进，但这样反而会让敌军联盟更加巩固。石田诸人乃乌合之众，大人遂反其道而行之，强压怒火，让敌人疑神疑鬼，不知所措——大人乃是在等待敌人士气涣散的时机。”

“但若为此让清洲盟军心生疑惑，怎生是好？他们均为粮秣所困，听说性急的福岛已大发雷霆，责怪大人为何还不快快出马。所谓机不可失啊。”

不可否认，尽管众人都深信家康有非凡妙计，但都急于西进。时日终于到了八月中旬，但家康依然不急不躁，反而称染上了风寒，眼下不能西进。

其实，这一切，家康都经过了深思熟虑。开始时，他只

想在江户停留一两个晚上，然后立刻西进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可就在从小山返回江户的路上，家康忽然改变了主意。

据云家康赶赴小山时，发现忘了带令旗，因担心影响士气，行到栗桥附近，特意亲手做了那面令旗。返回时，他见到手中的令旗，心中似有所思。

并非令旗有何不妥，而是家康开始反省：此次骚乱，自己究竟有无私情私愤？是否出于龌龊野心？若如此，此次出征就变得牵强，即使能够换来一时安定，不定何时天下又会陷入动乱。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便先逝的信长公，妄图远征大明而积劳成疾的秀吉公……自己与他们又有何异？想及此，家康立刻把那面亲手做的令旗扔在了竹林里。

为避免有人生疑，家康才说“对付石田治部少辅之辈，根本用不着令旗”云云。家康本意是，只靠刀枪绝不能得天下太平，只有让世人心服口服的“德”和顺应天意的“真”，才能带来真正的太平。

从扔弃令旗的那一刻起，家康的心境就愈发开阔起来。在小山时，无论对自己是否有利，他都毫无隐瞒把来自西面的消息通报给诸将，甚至还诚心诚意劝告丰臣旧将莫要有任何顾虑，去留随意……但诸将依然惧怕德川，惧怕他强大的实力，惧怕他昔日的辉煌战绩。因此，家康完全可以将他们逼上战场。众人被迫出战，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，第二次出兵朝鲜时，家康就已领教过了。

甚至可以说，此次骚动其实也是由第二次出兵朝鲜引起。不但战士之间不和，文派与武派之间也势同水火。何况

还有瞒报战功、赏罚不明诸事，这一切，终于把已故太阁毕生之功拖入了派阀争斗的泥潭……

此时“令旗之主”非家康个人，必须是希求太平的天下苍生的意愿，必须是推动时代前进的滚滚洪流。即使家康在中途意外倒下，这种意愿也应不受任何影响，继续引导大势洪流的前进方向，继续挥舞着看不见的令旗……

悟到这个道理，家康才不急于出征，而是于八月十四向清洲派出使者村越茂助直吉。

见家康此举，本多正信与其子正纯甚是惊愕。他们已得到内报，福島正则等人何止是频频催促，甚至已经极为愤怒了：“时至今日，内府是否还对我们存有戒心？真是令人心寒！”

其实难怪。现在诸将都已集中到清洲附近，除了先锋福島正则和池田輝政，黑田长政、細川忠兴、中村一荣、浅野幸长、堀尾忠氏、京极高知、加藤嘉明、田中吉政、筒井定次、藤堂高虎、山内一丰、金森长近、一柳直盛、德永寿昌、九鬼守隆、有马则赖、有马丰氏、水野胜成、生驹一正、寺泽广高、西尾光教等人俱已集结，德川氏的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以监军身份随军……众人无不翘首以待。

这种时候，竟派村越茂助直吉孤身前去，是何道理？本多父子岂能不大为惊诧？对于家康迟迟不出阵，正信思量之后，亦自有其理解。他以为，家康行事历来谨慎，之所以迟迟不肯西上，乃是在仔细观察前田利长、毛利氏吉川广家、肥后加藤清正的一举一动。事实上，家康抵达江户之后，就

已分别给这些人去书，与众人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但选派村越茂助出使，却着实令正信意外。村越不仅胸无点墨、愚钝顽固，还不善辞令，实在不适担此重任，非要从他身上寻找一丝优点，恐怕只剩下他的忠厚正直。让他去杀人，他定会真的咬住对方死死不放。这样说或许有些过分，但他的确如此。

在目前这种形势下，派往清洲的使节，最好是本多正信父子，连永井直胜都觉勉强。

“大人欲派村越茂助到清洲？”正信满心疑惑道。

“是。他最合适不过。快把他叫来。”说着，家康向板坂卜斋招招手，让他先写书函。

本多正信只得去传村越。正纯则松了一口气：原来大人早就想好了，一切都写在信函中，根本用不着多费口舌。

选一个不善言辞之人，沉默寡言的村越自再合适不过了，即使他想多管闲事也是不能。可让正纯意外的是，卜斋备好纸笔之后，家康竟只有寥寥几言：“今派村越前去。有事与其详谈。西进之事需从长计议。少安毋躁，委细自有口谕传达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正纯睁大眼，惊奇不已。

“这么多足矣。”

收信人为福島正则和池田輝政，家康署名毕，将书函封起来，交还卜斋。此时，本多正信领村越茂助来了。

家康道：“村越。”

“是……在……在。”村越紧张得有些结巴。本多正信恐早就私下对他说过，若觉为难，就干脆拒绝。

“尽管辛苦，还是要请你赶赴清洲一趟。此次出使非你村越莫属。”

“非在下莫属？”

“正是，只因你从不多话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但你要记住，我让你说的话，万不可忘记。”

村越茂助怯生生看了本多正信一眼，大声答道：“是。”

家康笑着点点头，正信、正纯和卜斋都呆若木鸡，屏息凝神。

“你要铭记在心，万不可忘了。把这封书函带去，兵部少辅直政和中务少辅忠胜很是担心，他们会先让你传达口谕，或者向你打探书函内容，斯时你照我的话回答便是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便说，书函内容你并不知，故无可奉告。至于口谕，必须见到福岛和池田二将方能传达。对其他人断不可吐露半句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好，我告诉你口谕，记住了：诸位连日备战，实在辛苦。”

“诸位连日备战，实在辛苦。”

“家康偶染风寒，迟迟不能出征。”

“大人真的染了风寒？”

“是。”家康绷着脸，一本正经点头道，“诸位既已调集重兵，本当迅速西上，却在此空等，虚度时日，真令人万分诧异。”

村越茂助反复体味家康的话，心中赞叹不已。在朝鲜，诸将骁勇善战，甚是勇猛。若说少了家康，他们就无法开战，无论如何讲不通。

“值此生死关头，诸位要拖延至何时？我早有准备，请诸位火速渡过木曾川，向前进发。如此，大人亦不能不出马。这便是我的口谕，你要好生传达给诸将。”家康牢牢盯住茂助。

“大人英明！”本该回答“遵命”，茂助却由衷地赞叹起来。

“你明白了？”

“小人怎会不明白？事情的确如此。”

本多正信长叹一声。既然要向清洲派遣使者，定是向诸将解释家康为何迟迟不出马，不仅正信这么想，正纯也这般认为。可家康的话，却与他们的猜测截然相反。家康派去的不仅不是慰问使，反而要去责问他们为何不尽早渡过木曾川，将岐阜的织田秀信一举击败……听了这些话，性急的福岛正则不怒发冲冠才怪。但再仔细一想，这确是“合情合理”。

此次战事，并非为家康一人而战。战事能够避免，自是最好不过。无论怎么说，照家康现有的实力，不用和任何人争斗，便已是天下第一。

正信不断打量家康，心悦诚服。既是为正义而战，家康就不必站在最前线了，应站在更高处，冷静地观察三成与武将之间的争斗，再由此辨别正邪，确定赏罚……这才是秀吉公托付大业之人应有的智慧。因此，使者不必是恃才傲物的善辩之人。村越茂助刚正不阿、愚钝木讷，自是无可挑剔的

人选。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都会一字不误传达主命。

“村越，赶紧准备出发吧。”

“遵命！”茂助又念叨道，“大敌当前，居然袖手旁观，按兵不动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家康忍住笑意，目送茂助出去。茂助的身影从走廊消失之后，他不知又想起什么，掐起指头来。

村越茂助直吉从江户出发第二日，即八月十五，西军宇喜多秀家率一万土众从大坂出发，小早川秀秋也于十七日从大坂出兵，抵达近江石部。

十九日晨，村越茂助在三河池鲤鲋遇见柳生又右卫门宗矩，又右卫门受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密令，从清洲疾驰而来，与茂助迎面撞上。

“请稍等，我有话对你说！”宗矩一见茂助，便道。柳生宗矩乃村越茂助的剑道师父。一看到宗矩，茂助便拍拍衣服下摆，笑道：“哟，难缠的主儿来了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！我有要紧事跟你说，你且住。”

“是。但若是问我出使的口谕，我早就忘了。”

于是，二人返回客栈，回到茂助住过的房间。

“你不知清洲形势有多么紧张。井伊大人和本多大人都是很担心，才特意派我赶来。”柳生宗矩奉家康密令，先行一步到了伊贺、甲贺一带。他的任务是在两军冲突时动员其父石舟斋四下骚扰，威胁西军背后。现在他已完成任务，才来到清洲城。此时宗矩年二十九，石舟斋宗严七十有二。父子

二人对家康心服口服，伊贺、甲贺众人对柳生父子二人则甚是信赖。

宗矩眯起眼向茂助娓娓讲述清洲情形，村越茂助则板起面孔，将头扭向一边。他担心一旦为对方的话打动，泄露机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
“村越大人，诸将都在等着内府大人即刻西上，唯大人马首是瞻。可都十九日了，大家等到了什么？等到的却是你一个村越，大人犹自岿然不动。大人究竟在想什么？福岛等人都已怒不可遏，以为大人弃他们于不顾了。池田说绝不会有那种事，双方差点因此大动干戈。井伊和本多两位大人好歹安抚住众人。二位大人担心你传达了内府口谕之后会出事，便派我悄悄前来打探。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能否告知一二？”

村越凝神沉吟，并不答言。

“我知你身为使者，不便泄露机密，可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来求你，一切都是为了德川大人啊。”

“柳生先生。”

“你愿意透露一二？”

“我倒想说，却根本没有口谕。”

“没有口谕？”

“先生恐怕不信，我这里只有这封书函。”

“唔。”宗矩轻吟一声。既然村越这么说，还能有假？人人皆知村越不善谈吐，从未担任过使者，一切都在书函中，自不足为怪。

“先生不是外人，我也想拆开书函让你看看，可私拆书信

是死罪。你看这……”

“确实难办。”

“真是遗憾。我看这样吧，书函也不用拆了，先生把我直接领去清洲如何？”

柳生宗矩信以为真，径自与村越结伴，向清洲城赶去。

二人抵达清洲城时，诸将早就齐聚于城内大厅，等得不耐烦了。柳生宗矩担心厅里气氛太紧张，先安排村越与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见了面。

“看来，确实只有书函，没有口谕。”

之后，三人才把村越领到诸将面前。收信人是福島、池田二将。二将身后站着细川忠兴、黑田长政、浅野幸长等人，众人俱瞪大期盼之目，等得急不可耐。村越茂助站在井伊和本多之间，有些吃惊地扫了众人一眼。

“使者辛苦了。内府大人究竟何时从江户出发？”福島正则等不及茂助开口，向前膝行几步，道。

“快了。”茂助答道。说罢，他挺起胸脯，不想令自己露出怯色。尔后，他像一个甚是拘谨的年轻人那般，缓缓从怀中掏出书函，放到福島的扇子上，道：“这是内府的书函。请仔细看。”

“是给在下和池田二人的，恕我失礼。”正则向池田辉政看一眼，满脸狐疑。书函的分量太轻了。井伊和本多也都一怔。其实，坐于末席的柳生更为惊讶，他的脸立时苍白僵硬起来。

正则打开书函，廖廖几言立刻映入眼帘。他读罢，交与

池田辉政，犹自呻吟起来。

“今派村越前去。有事与其详谈。西进之事需从长计议。少安毋躁，委细自有口谕传达。”池田辉政大声读了一遍，交给身后的细川忠兴。

最后一句说得清清楚楚：委细自有口谕。

“茂助！”本多忠胜忙戳了戳村越膝盖，“大人口谕乃是风寒甚重？”

茂助瞥了忠胜一眼，忽然坐正身子。

“风寒甚重……因此，痊愈之后，大人自会立刻出马，对吧？”本多忠胜问道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村越茂助身上，像是要把他吃掉。茂助轻轻摇头道：“不是风寒。”他声音出奇地大，众人吓了一跳。正则如同被火烫一般猛探出头，道：“不是风寒。又迟迟不肯出马，真是古怪。难道内府想弃我们于不顾？快宣口谕！”

“现……现在，现在就传达内府口谕。”村越茂助结巴起来，随后方挺起胸脯，正襟危坐。躲在众人后边的柳生宗矩则沮丧地耷拉下肩膀。

对于村越茂助直吉，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，也是最需要勇气和力量的一刻。而且，今日能否跨过这道槛，不仅能体现他是否有才干，甚至还会影响他此后的自信。

“内府的口谕是什么？”正则又大声问了一遍，把竖于膝上的白扇放下。

“诸位连日备战，实在辛苦。”